

长篇小说

师道无痕

李玉上 著

游外借



团结出版社

长篇小说

师道无痕

李玉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道无痕 / 李玉上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26-4978-1

I . ①师…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0197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 - m a i 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2 毫米×240 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327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I S B N:978-7-5126-4978-1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第一章 想那东风,一定会唤得回的

第1节 电话是西江校长打的	001
第2节 办法嘛,想想总会有的	005
第3节 开完会我还会再来的	010

第二章 我们现在要的是尽人力

第4节 啊? 怎么这么急啊	015
第5节 明白了吗? 这就是境界	019
第6节 真的有那么难吗	025

第三章 这项工作可怎么去做呢

第7节 这事做不得	029
第8节 我们身在局外,不好评价	034
第9节 孰重孰轻,相信你们掂量得出	038

第四章 是花儿就要尽情开

第10节 天的事,岂能怪风	043
---------------------	-----

第 11 节	这开的是什么会	048
第 12 节	只是不要玩水	052

第五章 我只是不想背离

第 13 节	心术不正者,真“不知其可也”	057
第 14 节	谁出格都不行的	062
第 15 节	是要多为孩子想想	066

第六章 讲明年怎么才能考好一点咯

第 16 节	淡定! 淡定	071
第 17 节	哪里贵族得起呢	076
第 18 节	你小心就是	080

第七章 好吧,轮流发言

第 19 节	这样吧,轮流说	085
第 20 节	师德,不能褪色	090
第 21 节	你说是九点半	094

第八章 理由呢

第 22 节	服务员,来瓶啤酒	099
第 23 节	凡有警示处,必是危险地	104
第 24 节	童言虽可信,但不可轻信	108

第九章 训练和教育是两个概念

第 25 节	大家都应该自始至终	113
第 26 节	应该不只是奖励高三的	117
第 27 节	来就来呀,但不能耍狡	122

第十章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呢

第 28 节	历史还是要进步的	127
第 29 节	哎呦妈呀, 太吓人了	131
第 30 节	我这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哦	136

第十一章 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

第 31 节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141
第 32 节	必须按规矩再投一次	146
第 33 节	晒成的酱, 生成的相	150

第十二章 有定力才能看得住欲望

第 34 节	是木就要秀于林	155
第 35 节	金子不能老想着自己是光源	160
第 36 节	请大家遵守会议纪律	164

第十三章 哪有那么简单

第 37 节	但也不能那么发牢骚不	169
第 38 节	遇到名利时, 就得是气体	174
第 39 节	关键是他们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自觉性	178

第十四章 啊? 为什么

第 40 节	我只管该不该报	183
第 41 节	你先搞清楚再说	188
第 42 节	哪位领导介绍的	192

第十五章 算了算了, 不要怄气了

第 43 节	试不得, 不能试	197
--------	----------------	-----

第 44 节 我不是来做这个的	202
第 45 节 碰到鬼了	206

第十六章 有些话不能乱说

第 46 节 没有宽宏大量还能当校长吗	211
第 47 节 息得胸中三分怒,留得精神好奋蹄	216
第 48 节 明天再来吧	220

第十七章 那你说怎么办吧

第 49 节 我撤回我的请求	225
第 50 节 何处无坦途	230
第 51 节 只怕是真的醉了	234

第十八章 好奇怪啊

第 52 节 今晚,我是不是应该去给她嘱咐嘱咐	239
第 53 节 我们真该勇担责任,竭忠尽智啊	244
第 54 节 正好是等差数列	248

第十九章 你叫别人搞吧

第 55 节 搞得怎么样,你应该要看看啊	253
第 56 节 具体怎么做	258
第 57 节 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262

第二十章 流不尽,许多愁

第 58 节 这是最起码的	267
第 59 节 找谁呢	272
第 60 节 人不见,水空流	276

第一章 XIANG NA DONG FENG, YI DING HUI HUAN DE HUI DE

想那东风，一定会唤得回的

第1节 电话是西江校长打的

东山市东山寺中学高三年级494班的政治老师风入松死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学要学个好样！活要活个好样！”他说这话来由不明，对象也不明，像是在说给学生听，也像是在说给学生以外的人听。就在同学们还懵懵懂懂地琢磨这句话的意义指向时，“砰”的一声，眼睁睁地，大家看着风老师倒下了，门扇样的，手里还捏着一支粉笔。

告诉人们这个情节的是体训生安阳好。他还说，那天的政治课是他们班进入高三之后的所有的课的第一节，他迟到了，教政治的风老师也迟到了。他迟到，是因为班主任柳色新老师喊他“讲道理”去了。他进教室的时候下意识地把门“哐”上了，没想到他这一“哐”竟把比他迟到时间还长的风入松老师“哐”在了门外。刚进教室的他听到有人敲门，就赶紧返身去开门，门一开，看到了风老师，不禁舒了一口气，因为，他认为，老师迟到了，自己应该不会挨批评了。但，那一刻，他看到风老师脸色很不好看。只是，当时他没放心上。“现在想起来，那样子确实好吓人的。”事后，安阳好是这么说的。

至于风老师为什么迟到，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一是校长胡山青没有追查，二是风老师他老婆花相容也从未跟人说起过。校长没有追查，是因为那天查堂的教

务员水云游老师也迟到了，他未能查到风老师的迟到；他老婆从未跟人说起过，是因为谁也没有向他老婆问起过这件事。“人都死了，还查什么查、问什么问？”事后，校长胡山青是这么说的。

风老师倒了，吓得同学们一阵惊呼，教室里一片慌乱。安阳好走到讲台后一看，只见风老师蜷曲在地上，眼睛鼓鼓地睁着，捏着粉笔的手想要抬起指示什么，但终以无力而告无效。三四个胆大的男生也到了讲台，想要将风老师扶起，被安阳好制止了，他要大家不要随便搬动，自己立马就跑出教室去找老师。“到底是学体育的。”事后，人们是这么评价安阳好的。

刚出教室门，安阳好就碰到了挂着值日牌来查堂的水云游老师。

水老师进教室一看，慌了，颤抖着手掏出手机拨打电话。许久，未通；又连拨了好几个，都没通。原来是对面教学楼在进行即将进入高二年级的高一年级的分班考试，学校开启了屏蔽系统。他只好要安阳好去找办公室离教室最近的后勤副校长甘州令——“有问题，找领导”，这是他做事的原则之一。

一身耐克运动装的安阳好撒腿就跑。但他没有直接去甘州令办公室，而是先到高三年级组办公室。年级组办公室空无一人，老师们都上课去了，他这才发挥他的短跑特长，雷急火急向甘州令办公室跑去。

安阳好到甘州令办公室时，甘州令正双腿架在办公桌、身子斜躺在老板椅上就着电脑看一则关于东山市扫黄打非、整饬娱乐场所、净化娱乐环境的新闻视频。

听完安阳好气喘吁吁的述说，甘州令将眼睛从显示屏上缓缓移开，侧过头问：“有呷错药吧？绊倒了？风老师？”声音怪怪的，像是在评价新闻里的报道，又像是在怀疑安阳好的报告。

安阳好说：“冇！不是绊倒了，是倒了，倒了，倒在讲台上。我亲眼看见……”

“倒了不就是绊倒了？绊倒了不就是倒了？还跟我争？不学好！”甘州令极不耐烦，冲着安阳好就是一顿吼，然后把双脚从办公桌上移下来，趿拉上皮鞋，站起，伸了个懒腰，抓起桌上的杯子“咕嘟”一声喝了一口水，然后“咕噜咕噜”一阵，将刚喝进去的水“噗”地一声吐在桌边的字纸篓里，用手掌抹一下嘴，说：“晓得了，你去吧。”安阳好再一次撒腿就跑。

安阳好跑回教室的时候，教室门口有几个同学在朝外探头探脑。一同学告诉他，风老师已被闻讯而来的西江月老师他们抬走了，应该是去了年级组办公室。他急忙去了年级组办公室。

到了门口，他停住了，因为他看见了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副校长西江月在用座机打电话，西老师是他有生以来最怕惧的一个老师了，所以，现在，他只能在门

口焦急地朝里张望。因为他喜欢风老师上课，风老师不仅博学多才，思想深刻，而且幽默风趣，而且，而且有一次他不慎扭伤了脚，是风老师背了四里多路把他送到学校附近的一个专治跌打损伤的老医生家里的。

风入松被放在靠窗户的地板上，仍然蜷曲着身子，像刚才在讲台上那样。

水老师正拿着查堂登记簿在给他扇风，一女老师在窗户边拨打手机电话，其他四五个老师在办公桌边谛听西江月的电话。一会儿，西江月放下电话，说：“大家不要急，救护车马上就到，最多十分钟。”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们体训生读书就不好好读，看热闹就从来有缺过。一看就是一副有出息的相！”安阳好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甘州令甘校长到了，赶紧侧开身子，让开了半边门。

甘州令看安阳好没有离开的意思，站在门边，厉声说道：“伢子呃，少管点闲事，多读点书咯！莫到时搞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长得像木头蠢得像猪头样的！典型的一副有出息的相！真的是有出息！”

安阳好遭此无端责骂，不禁“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憋红着脸，紧攥着拳头，只待发作。无奈西江月老师往门边来了，眼神严厉却语气温和地对他说：“安阳呃，到教室去，看书，自学本节课的内容。你守在这里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去吧，听话，去吧。”然后回过头，要水云游去494班组织自习。

安阳好听西江月这么一说，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恨恨地瞪了甘州令一眼，悻悻地向教室走去，像一只向主人“报告”了一个重要“情报”却因爱“看热闹”而遭主人当头一闷棍的狗，头上的血都来不及擦拭又被主人赶回狗窝，情势十分悲壮。

甘州令见状，一时站在原地未动，久久地望着安阳好的背影。

他越望越气恼，突然朝着安阳好的背影吼道：“唉~呀！你是想死，是吧？想跟我搞，是吧？瞎了你的狗眼！到你娘的那家伙里回下炉看！”说着就要朝安阳好冲过去，多亏了西江月一把将他拽住……

刚才在窗户边打电话的女老师赶紧过来劝他：“甘大校长呃，莫跟他们学生伢子一般见识。”

“跟学生伢子一般见识？你以为我是女人家吧？我要是女人家，我今天就要撕碎这个狗杂种！”甘州令仍然没完没了。那女老师听他这么一说，脸一沉，逃瘟疫样的退到一边去了。

水云游也去教室了，走到安阳好刚才所站的位置时，他的脚步在甘州令身边稍稍停留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完全停下来。

水云游离去。甘州令余怒未消，还在不依不饶地絮絮叨叨：“现在的学生伢子

妹子啊，就是不学好！这也值得看热闹？书就不好好读，还要跟老师对着搞……”

西江月说：“甘州校长来了，正好，又多了一个帮手。甘州校长你莫计较他们这些细伢子，安阳好同学是有点顽皮，但这次应该完全是出于对风老师的关心……”

“关心？关心个屁！如至今，我就有看到哪个学生关心过老师的。这哪里像个学生嘛！上课不好好上课，跑到这里来看热闹，牛高马大地堵在门口……还安阳好，我看就是个安阳劣、安阳畜！顽劣的劣，畜生的畜！”甘州令余怒未消地说。

“那还是有关心老师的学生吧？像去年我生病住院，好多我教过的学生都带着鲜花来看望我，我好感动的——哎呀，管他‘安阳好’也好、‘安阳劣’也罢，现在，最要紧的，是快点把风入老师送医院去，容不得我们在这里长长短短的……”刚在窗户边打电话的女老师实在听不下甘州令的话了，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西江月则再没理睬甘州令，径直走到风入松身边，蹲下身子观察着。

“是要送医院……咦，校医怎么没来？我们去送，万一路上出了问题怎么办？谁负责？通知他家属有？家属都不通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得起这个责？唉！你们怎么就不懂一点，怎么能将风老师放地上呢？太没人道主义了……”甘州令似乎没领会那老师的话的意思，一边说一边走向风入松。他蹲在风老师身边探看了一下，然后对刚才跟他说话的女老师说：“庆东原呃，你们几个把风老师抬起，放办公桌上去，放地上哪里像回事呢？人又不是畜生。我看你们是读多了子曰诗云。”

西江月说：“甘州校长呃，搬上搬下会造成人为的二次伤害的。”

“我们读的是子曰诗云，但更懂得一些基本的常识！”庆东原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西江月，矛头直指甘州令。

甘州令想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出声。大家都没出声，焦急地等着 120。

安静了一会儿，甘州令突然问：“校医怎么有来？打了电话问了有？”

“这是暑假补课期间呢，你管后勤的副校长应该通知她来上班啊。”庆东原说。

“通知她来上班？来了又有一毛钱事，要她来干什么？你开加班工资给她啊？你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吃咸鱼不知咸鱼味。”甘州令说。

“那就莫讲校医噻……”庆东原还要跟甘州令理论，气急地回了甘州令一句。西江月递给她一个闭嘴的眼神，她只好改口问道：“120 应该快来了吧？怎么还不来？”

就在这时，一阵“呜~哇，呜~哇，呜~哇”的声音由远而近地传来，最后“呜”在了教学楼下。大家知道是 120 到了，都稍稍松了口气。西江月正待起身去接医生，却见甘州令说声“我去接”，脚就风快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差点撞上了从教室返回来的水云游……

风入松被担架抬上了急救车。西江月、庆东原等刚才在高三办公室的老师以及其他几个闻讯而来的老师都关切地围在急救车旁。甘州令先是颇有派头地跟正在车上忙得不亦乐乎的护理风老师的两个医生逐一握手致谢，然后双手握着一个站在急救车副驾驶门边的急于上车的漂亮女医生的手说：“一切都拜托你了。”

女医生好不容易抽出手，说：“幸亏你的电话打得快……”

庆东原说：“电话是西江校长打的！”她十分厌恶甘州令的做派，斩钉截铁地纠正着女医生的话。

“哪个打的都一样。但愿风入老师没什么问题就好。”西江月说，“庆东，刚才你不是在给风老师的爱人打电话吗？人呢？”

庆东原说：“通了，但没人接。”

西江月转而对甘州令说：“甘州校长，我们大家都有课，你是不是可以和水云老师一起把风入老师送到医院去？他爱人那里我再联系……”

甘州令说：“西江呃，你不晓得，第四节，我还真的有一节课……”

“我去吧。我正好没课。我和水云老师去。”站在一旁的一个名叫曲千秋的物理老师自告奋勇，“我这人虽然教的是‘物理’，但重的是‘人情’……”

“好吧。那甘州校长就可以安安心心去上课了。”西江月及时打断了他的话，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一叠钱，数了一下，递向曲千秋，说，“曲千，这是两千，我先垫着。你数一下。”

曲千秋说：“没事呢，我身上有，应该没问题的。”西江月坚持让他拿着，他只好接了往裤兜一塞，就和水云游上了车，那个女医生也上了车。车就“呜~哇，呜~哇，呜~哇”地去了，声音显得十分凄厉。

听着这凄厉的声音，回想起刚才甘州令的言行和安阳好沮丧的背影，西江月心里十分沉重，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感觉的感觉像一条毒蛇钻进了她的心头，不停地撕咬着。她感觉胸口闷得慌，全身无力。眼看着急救车远去了，她叹了口气，回过头，招呼老师们回课堂。

老师们和西江月一起脚步沉重地走向高三年级教学楼。

甘州令则独自去了办公楼。

第2节 办法嘛，想想总会有的

第四节课的时候，胡山青校长带领一行十几人的队伍来到了高三教学楼二楼

西头的高三年级办公室。其中一个女的，只见她四十岁的样子，眉目清秀的，留着一头乌青茂密的短发，穿着一身酱紫色的连衣裙。

一个脑袋肥而圆、光而亮像是直接放在肩膀上的大约四十岁的男人紧紧挨在这女子的左边，探头望向办公室，但除了“哐当哐当”转动的吊风扇、拼命转动的空调、堆放在办公桌上的教辅资料与作业本、贴在墙上的“只要禁得熬，全考911”与“宁流一身汗，不留一生憾！”的红底黄字标语、靠在墙角的桶装水以及桶装水旁边的垃圾桶之外，空无一人。

站在圆头男人背后的胡山青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眉宇间立马现出一个阴刻的“><”字，嘴边的两瓣“()”一左一右十分对称地“括”了起来，与眉间的“><”字呼应得浑然天成。

“人呢，春主任？”胡山青问身前的圆头男人。被称为“春主任”的圆头男人是东山寺中学的办公室主任春初临。听校长这么一问，愣了一下，说：“人呢？昨晚我通知了的呀。说是今天第三节课的课后。”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再没往下说。

胡山青恼怒地瞪了他一眼，意思是：碰了你的鬼！我讲的是“第三节课的课后”？

春主任晶亮的额头上似乎沁出了汗珠，心里嘀咕着：“第三节课的课后，第三节课的课后……这第四节课不是第三节课的课后吗？”

“没事的，胡校长。老师们没在办公室，说明老师们很敬业。好久没看过作业了，看看作业看……”这女子倒是很大度，移步到了靠近门边的一个办公桌边。有那照相的，快速挤到她的对面，对着她举起了手中的“机器”。

她顺手拿起一本教辅资料，翻了一下，见是崭新的，从未用过，就随手放下。又拿起一本作业本，翻开，看着。看着看着，她就笑了：“哈哈哈，这个同学的默写写得还蛮有创意的嘛，你们听啊——‘飞流直下三千尺，如厕忘带卫生纸’‘天苍苍，野茫茫，举目没爹又没娘’‘南朝四百八十寺，此处省略一万字’。哈哈哈。”

同行的人觉得有趣，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争相翻看作业本，那个照相的想要从她手里拿了那本作业本去拍，她没有给，而是将那本作业本交到了胡山青手里，意味深长地说：“东山寺中学有人才呀……”

春初临没有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说：“那是，我们那时在一起读书时就没有这么灵泛的。是不，市长同学？”

胡山青十分尴尬，嗫嚅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开了口：“都是那一个大叔给害的。”

“到教室去看看吧。我也有一二十年没进过高中的教室了……”这女子转过身，随行的人立马放下手中的作业本。胡山青伴引着她，一边细声说着什么。

春初临快步超出他们，走到高三办公室隔壁教室的讲台边，叫正

在上课的柳叶儿老师停下来,问道:“柳叶,怎么上的是生物课?497班这节课不是甘州校长的数学课吗?”

柳叶儿说:“是数学课,但甘州校长说要处理风入老师住院的事,把课调了。”

“真是碰到鬼了!”春初临好不懊恼,使劲在自己的额头上拍了一下。

柳叶儿惊吓不已,问:“又出什么事了?”

春初临还未来得及解释,胡山青他们一队人马已经到了教室门口停下了,同学们都朝他们张望。情急之下,春初临两步跨到门口,做了一个“有请”的手势,胡山青和这女子一番谦让之后,胡山青先一步进了教室,这女子跟着进了教室,春初临转身朝向全体学生带头鼓起了掌,全班同学热烈地鼓起了掌。

同行的其他人都从教室后门进了教室。春初临退至黑板左边的前门边。柳叶儿退至黑板右边的窗户前。

胡山青移步靠近讲台,摆摆手,示意掌声停下。于是,掌声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之后整齐划一地停了下来。

胡山青将满面春风的这女子迎至讲台中央站定,自己站在讲台下面的靠门一侧,朗声说道:“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东山寺中学的大喜日子,本届高三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就荣幸地迎来了东山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秋景丽秋市长来我们学校视察并指导工作,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秋市长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学们都热烈地鼓掌。掌声又是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之后整齐划一地停了下来。

不料后面还跟着响亮亮、脆生生地“啪”了一声,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胡山青瞥眼望去,原来这一声是门边的春初临拍出的。

胡山青没有理睬他,继续说:“秋市长,大家不要认为她是个‘女流之辈’,她可是我们东山市最有名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巾帼之英’!她是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博士,东山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东山市国学传播协会名誉会长,东山市残疾人联合会的顾问,哈,还有好多头衔,最主要的,她还是我们东山寺中学的最著名的校友!总之,秋市长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学习的‘活教材’,希望大家向秋市长学习,都考上清华北大,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我们东山寺中学的骄傲——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秋市长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在胡山青作介绍的时候,秋景丽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但也皱了几次眉。

掌声在第三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之后,秋景丽“启朱唇,发皓齿”,说:“尊敬的胡山青校长,尊敬的东山寺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大家辛苦了!今天是东山寺中学本届高三开学的第一天,虽然离本学年秋季

正式开学时间还有整整的五十天，但大家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不惧酷暑，早早的，开始了高三的学习。我深受感动。同学们都训练有素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家’的领导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祝福大家。祝愿大家生活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高考成绩好！”

掌声响起，第四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之后，秋景丽说：“要迎接高考的挑战，要赢得人生的精彩，我看先要有宏大的志向。就像刚才我在你们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一句话‘宁流一身汗，不留一生憾’，这就对了，我们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像刚才我在你们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另外一句话‘只要禁得熬，全考911’，咦——不对吧？应该是‘211’吧……”

全场大笑。秋景丽也大笑。胡山青也大笑。春初临也大笑。

春初临大笑时被扭过头来的胡山青瞪了一眼，便敛住笑，鬼精一般出了教室门，向高三办公室走去，脑袋晃亮晃亮的。

秋景丽忍住笑，接着说：“我看这个话可以改一下，改成‘吃得苦中苦，全考985’，要得不？”

“要——得！”同学们大声应和着。又是一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掌声。掌声过后，大家安静地期待秋景丽继续往下讲，但秋景丽似乎没了刚才的兴致，声音明显低了八度。“同学们，这个学习嘛，一定注意打牢基础，尤其是知识基础，知识不牢固，或者说知识有错误，那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是难以考上大学的。”说到这里，她又提高了声调，说，“祝大家学习快乐！金榜题名！”说完，她再也没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掌声，直接走下讲台，出了教室门，胡山青急忙跟上。随行的一队人马也跟着出了教室门……

春初临再次来到497班教室窗户边的时候，只见讲台上柳叶儿正在做继续上课的准备，窗户边上的一个男生正在给他前面的一个男生递纸条。

他从窗外伸进手去，要那递纸条的男生把纸条交给他，那男生不肯交，还捂着嘴笑，他就怒目圆睁。那男生无可奈何，只好把纸条交给了他。

春初临接了，看也不看，走上讲台，把纸条交给了柳叶儿，自己便扬长而去。

柳叶儿接过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走下讲台，把纸条退回给那男生，说：“江南好，你写的？你……你自己念一下。真是个人才呀！你好棒哦！真的。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刚才？”

江南好抿嘴点头。

同学们都纷纷要他念，他迟疑了一下，有腔有调地高声念了起来——

六月六日蟾宫对

(咚咚锵,咚咚锵,
咚咚锵咚~锵咚锵!)

吴刚:来者何人?

考生:东山寺里一考生。

吴刚:出自何门?

考生:孔圣八十一代孙。

吴刚:意欲何为?

考生:蟾宫摘桂!

吴刚:何以为证?

考生:身份证加准考证。

吴刚:宝塔镇河妖?

考生:全考 211。

吴刚:天王盖地虎?

考生:全考 985!

吴刚:昨夜西风凋碧树?

考生:明朝直上青云路!

吴刚:雾非雾,花非花?

考生:要么清华,要么北大!

兔兔:银行卡可曾硬朗?

考生:我爸名叫慨尔慷!

(兔兔跟嫦娥耳语一阵,嫦娥
抚胸窃喜,抛落一支金桂。)

吴刚:好吧,娘娘已遂了你愿望。

考生:娘娘胜似我亲娘!

(咚咚锵,咚咚锵,
咚咚锵咚~锵咚锵,锵,锵!)

江南好念完,全班笑翻,桌子擂得震天响……

春初临很快就追上了胡山青他们的队伍,出现在秋景丽的身边。此时,随行的人都已经上了停在路边的中巴车。秋景丽正跟胡山青在车门边低声说着什么。

春初临大声说:“市长同学,吃了中饭再走吧。也要给我这个没用的老同学一次机会不?”

秋景丽说:“不了。我们现在规定只能在机关食堂吃饭。下次我请你们去吃饭。”

春初临大声说:“那怎么好意思呢?只要老同学请,那么,我这个没用的老同学就一定来。”

秋景丽没有再搭理他,对胡山青说:“质量是关键中的关键。一定要把教学质量抓上去。素质教育不能丢。但升学率还是要抓的,清华北大还是要有的!哪个学校不是靠升学率活着?哪个校长不是靠清华北大扬眉吐气?明年搞那么几个清华北大看看?办法嘛,想想总会有的……特别是教师队伍建设一定要加强加强再加强。这个事就再次拜托胡校长了。”说着就把手伸向了胡山青。

胡山青握着秋景丽的手说:“请市长放心!”

送走了秋景丽,胡山青回头朝办公楼走去,春初临紧紧跟在他屁股后面。

胡山青问:“你们是同学?”

春初临紧走一步，与胡山青并行，说：“是啊。怎么？”

胡山青说：“没什么。”

春初临说：“景丽同——志今天还满意吧？”

胡山青说：“满意！多亏你通知发得好！我没讲要一部分老师在办公室里等着？”

春初临说：“这就不好意思了啊，老板。我昨晚呷多了酒，我要他们第三节课后，我以为他们……”

胡山青说：“呷多了酒，呷多了酒，你会呷死去的。”

春初临闭了嘴，心里却在埋怨：“昨晚还不是你胡山青放肆要我敬银行里那个鬼婆娘的酒！”

第3节 开完会我还会再来的

下了第四节课，西江月一身的汗，一手拿着教案本从教室出来，边走边打手机，回音是“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接着她又拨了另一个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

来到高三年级办公室，只见里面聚集着六七个刚刚下了课的老师，年级组长西笑吟也在。大家都站在“哐当哐当”的吊风扇下，似乎都没有马上去吃中饭的意思，一见西江月进来，就都像探寻什么答案一样望向她。

西笑吟抢先问道：“风入老师怎么样了？不会死吧？”

一长发女老师说：“西笑你吉利一点好不好？真是乌鸦嘴！”

西江月说：“情况不清楚，电话一直没打通。应该没问题吧。”说完，到窗户边继续拨打电话。

西笑吟没有理睬那个长发女老师，自言自语地说：“菩萨保佑，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要是有问题，那我们年级的政治课就真成大问题了。”

一上着黑色T恤、下着白色篮球短裤、脚趿牛皮凉鞋的男老师说：“你~你不要只考虑政治课、政~治课，还是多多~考虑一下百~姓人家的死活吧！”他有点结巴。

西笑吟说：“我不考虑政治课谁来考虑？你来考虑？没一点集体观念！这人啊，要死要活又不是我说了算。你还是做你的阳台梦去吧，阳~阳~阳台梦同志！”她一说完，大家就笑。

被称作“阳~阳~阳台梦同志”的上着黑色T恤的阳台梦也不计较西笑吟的奚落，只顾着往下说：“我看这个课本~来就不应该补。补什~么补？这么热的天，你们看，又有几个~几个学生认真听课了？打扇子的打扇子，睡觉的睡觉……”